

羣書日治要

二十二

漢書門			
五	三	二	類
一	三	函	號
四	六	架	冊
七			

內閣文庫			
五	五		漢
三	七		書
二	三		類
一	四		號
九	七		冊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33
冊數	47 (19)
函號	297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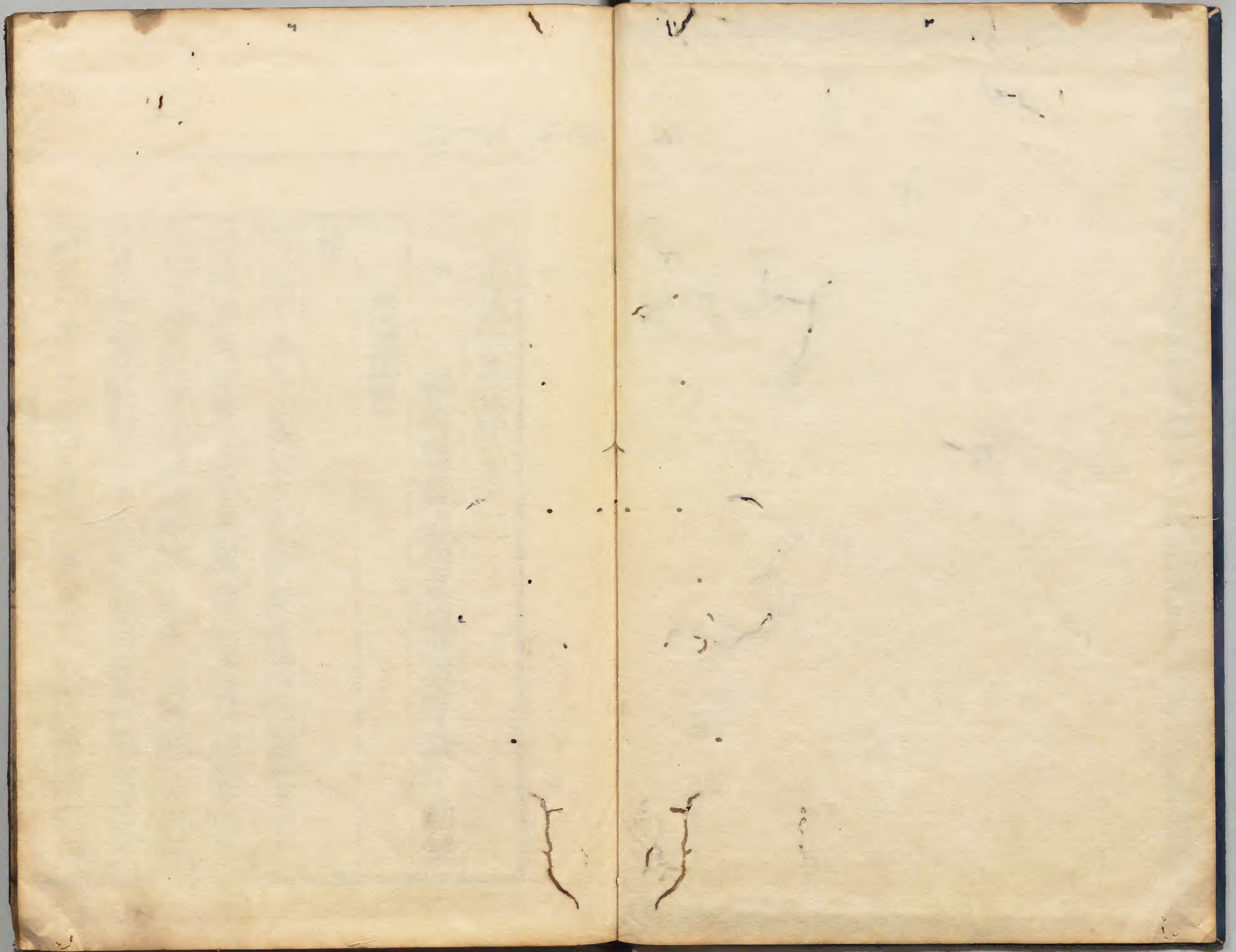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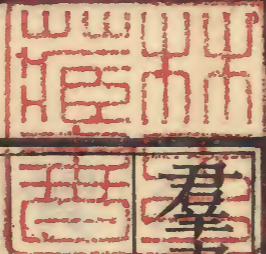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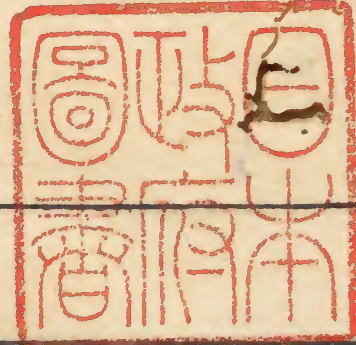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二

傳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世祖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

淺草文庫

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
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
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
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
之、弘乃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
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
謝之、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
賢士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當讌見、御
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

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侯謂弘曰、
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
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
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
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
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
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韋彪字孟達、扶風人也、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
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

寢疎咎在州郡彪上議曰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治之後多以苛刻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上疏諫曰農

民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惠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

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爲光祿勳、建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民畏法令、今憲章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

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爲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弊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

制帝從之。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也、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家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治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治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蓋善治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

舊無其字補之

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

舊無其字補之

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復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註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

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馮衍字敬通京兆人也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乃以衍為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衍聞之

養下舊
有良字
刪之
舊無遣
宗至餘
合十七
字補之

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鈎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耻、竊爲左右羞之、時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地、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于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

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脩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

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浪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卽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歸故郡閉門自保

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疎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行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

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世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大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世，勅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疎遠壟畝之

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論曰：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妬情易，而恕義情難？尤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也。遷尚書令，世祖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軼乘輿輪，帝遂爲止。時內外羣官多帝

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
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
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
德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父宣爲王莽所殺事後
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莽以宣
不附已欲滅其子孫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
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
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世祖卽位遣諫議大

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
長安旣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
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
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
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
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爲司隸校
尉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
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
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

風椎牛上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概也

鄧暉字君章汝南人也舉孝廉爲上東城門侯

舊無封字補之

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暉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暉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誠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爲參封尉

郭伋字細侯扶風人也王莽時爲并州牧建武九年拜潁川太守十一年調爲并州刺史引見讌語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

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後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樊宏字靡卿，南陽人，世祖之舅也。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陰識字次伯，南陽人，光烈皇后之兄也。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

帝下舊
有後字
刪之

興字君陵，識弟也。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眇眈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族求位。帝後復欲以興

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爲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敗後，世祖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建武六年，有日蝕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

動三光垂示王者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
宥生民使得蘇息而今牧民之吏多未稱職小
違治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
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
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
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諛諛蓋以爲天地之
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間者守宰數
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
定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

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
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于刺譏
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
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
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
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
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
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
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

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
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
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
后親皆奉繩墨無黨勢之名斯固法令整齊下
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
者而豈徒然哉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
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
典信刺舉之官黜黜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
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

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
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
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
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
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民
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
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

陳元字長孫蒼梧人也以父任爲郎時大司農
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府元上疏曰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大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

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循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伺察公輔之名。帝從之。桓榮字春卿，沛郡人也。以明經入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善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

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
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
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
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舉孝廉帝問以政事
大悅與語至夕帝謂倫曰聞卿爲吏筭婦公不
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
母少遭飢亂實不敢安過人食帝大笑拜會稽
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人常以牛祭神百

姓財產以之困匱其有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
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
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
怖愚民皆案驗之有安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
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
以安肅宗初爲司空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
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
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
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

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也。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弊、羣下不稱故也。世祖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治、後世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

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民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

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

豈謂無私乎

舊無以字補之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人也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坐藏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太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藏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

卽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
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
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
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
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
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
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
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
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今又勅大匠、止作

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
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胡子、繅尚書案事、誤以
十爲百、帝見簿大怒、召郎將答之、意因入叩頭
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
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
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貫郎、帝性褊察、好以
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
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
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

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卒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治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

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

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龍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人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卹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遼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山嫗歲歲改易旣而不敢嫁娶前後守

山作公

令莫敢禁斷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人於是遂絕徵拜尚書令嘗刪翦疑事帝以爲有奸大怒收郎卽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也小黃門在傍人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卽令貫郎遷均司隸校尉

寒朗字伯奇魯國人也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

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忤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

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忤陛下者。臣今

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

東平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數上疏乞上印綬，退就藩國，詔

舊無後
帝王疏

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乃許還國而不聽
上將軍印綬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永平十
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
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告諸國中傳曰辭別之
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
勞我心誦及採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
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
腹矣肅宗卽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
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後帝欲爲原陵

諫十九
字補之

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帝從而止自
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
見納用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
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
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餘悉分布諸王
主及子孫在京師者特賜蒼及琅耶王京書曰
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
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
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

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建初六年冬、請朝明年正月、帝許之、後有司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舊無明
年正月
四字補
之

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蒼薨、後帝東巡、守幸東平宮、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祠以大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於陵前而去、朱暉字文季、南陽人也、為尚書僕射、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民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

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帝然之，有詔施行。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奸盜，誠非明主所宜行也。」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疾？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

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袁安字邵公，汝南人也。爲司徒時，和帝幼弱，太后臨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自天子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

郭躬字仲孫、潁川人也。明法律，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懸，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章帝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治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陛下卽位，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猶尚深刻，治獄者急於筭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

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筮楚、以濟羣生、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民俗和平、屢有嘉瑞、

寵子忠字伯始、擢拜尚書、安帝始親朝事、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

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安

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
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
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楊終字子山蜀郡人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
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
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
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
道也秦政酷烈違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
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

舊善上
有修字
惡上有
行字刪
之

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
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
廣訪得失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案春秋水
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
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治冤濫家屬徙邊
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又遠屯伊吾樓
蘭車師戊巳人懷土思怨結邊域昔殷民近遷
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
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

舊無南
方至互

生八字

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惟陛下留念省察以濟

舊無孝元至光

元元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

補之武九字

介鱗易我衣裳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不

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龐參字仲達河南人也順帝以為大尉是時三

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以所舉用忤

舊無參以至得

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會茂才孝廉參以被疾

補之會九字

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

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

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

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

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

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

紿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

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

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復為太尉

舊無實憲之實

崔駟字亭伯涿郡人也竇太后臨朝竇憲以重

戚出內詔命駟獻書戒之曰生而富者驕生而

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
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
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
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
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尅已復禮、
終受多福。郟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
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
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
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

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鑑于有殷、可不慎哉。夫謙
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之所戒。故君
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
則。銘諸机杖、刻諸槃杆、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
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
辟駟爲掾、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
道路愈多不法、駟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
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駟高第、出爲長岑
長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羣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